

■ 本书首次披露在蒋氏家族兴衰发展中起到极其重要作用的四位遗孀——

宋美龄、蒋方良、蔡惠媚、徐乃锦的荣辱与冷暖以及她们在黄花飘落后，再度企盼辉煌的内幕。

窦应泰 著



蒋门 四遗孀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蒋门四遗孀

窦应泰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海滨

封面设计:杨 群 李 栋

蒋门四遗孀

Jiangmen Si Yishuang

寇应泰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绥化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18 8/16

字数:440 000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4 次印刷

印数 10 500—12 000

ISBN7-207-03318-4/I·544 定价:22.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蒋介石猝死,未亡人向隅长哭	1
第二章	签发《遗嘱》时所激发的母子冲突	16
第三章	七海官邸里的倒宋密谋	29
第四章	蒋介石在临死以前的几次公开亮相	44
第五章	泪雨婆娑哭慈湖	61
第六章	蒋经国再跃龙门,宋美龄猝不及防	73
第七章	蒋方良与蒋介石	91
第八章	与其说在哭亡灵,勿宁说在痛泣自身悲哀	106
第九章	往昔几多荣辱事,可叹今日台湾却无立足之地! ...	118
第十章	宋美龄夜宿夏威夷	138
第十一章	4月24日,蒋经国的生日与蒋方良的忌日	162
第十二章	蒋氏门中的第三代“活寡”——徐乃锦的冷暖 春秋	180
第十三章	苦果难尝,风花雪月中栽下的爱苗却结出了有毒的 罂粟	197
第十四章	不甘寂寞的汪长诗,重返蒋门话隐衷	218
第十五章	当女人失去魅力的时候,蒋方良面临着新的 挑战	237
第十六章	蒋孝武追求的两个女人:郑绵绵与蔡惠媚	257

第十七章	扶不起来的“天子”.....	276
第十八章	在美国曼哈顿,宋美龄曾为返台之事踌躇难决 ...	292
第十九章	宋美龄十载复归,谁是蒋氏后主?	311
第二十章	今日的蔡惠媚与昨日的蒋方良,谁更能打动宋美龄 的心?	329
第二十一章	老兵包围“行政院”,蒋经国雪上添霜	351
第二十二章	蒋方良的回忆:邂逅在风雪迷离的小站上	370
第二十三章	老兵们哭道:“谁在大陆上没有亲人?”.....	390
第二十四章	蒋经国咯血而亡,蒋氏门中又添一寡	405
第二十五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宋美龄心里的哀叹!	426
第二十六章	陈香梅女士的信,勾画出一位俄国老妪的 影子.....	444
第二十七章	宋美龄与蔡惠媚,一老一少两强人	464
第二十八章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宋美龄仍在运筹帷幄	485
第二十九章	徐乃锦企盼再造事业的辉煌.....	506
第三十章	浪迹京都的蒋氏后裔.....	528
第三十一章	蔡惠媚:蒋氏门中的新寡	546
第三十二章	蒋氏未亡人心底的哀叹:天下没有不散的 宴席!	565

第一章

蒋介石猝死，未亡人向隅长哭

1975年4月5日。黄昏。

喧嚣过后，处于万籁俱寂的台北市，一片寂静。只有极少数习惯于过夜生活的人家，还在看着电视。突然，五彩斑斓的屏幕上被插上了一道黑色的插播卡，之后跳出了几行惨白的仿宋大字：

“国民党中央主席蒋公介石，因心脏病猝死，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下午十一时五十分，在台北士林官邸，经抢救医治无效，不幸崩殂。……”

这条消息对于困守在台湾岛上的国民党军队和蒋氏小朝廷的政要们，不啻是陡然从天外飞来的一枚炸弹，立刻激起了一片无法遏制的惊惧与惶恐。但是广大台岛民众对这条由台北“中央社”播发的新闻稿及由台北“华视”播发的“非常新闻”，却置若罔闻。

翌晨。台北所有官方与非官方的报纸，《中央日报》、《联合报》、《自立晚报》等等，也都公布了蒋介石在台湾猝然病亡的噩耗。不久，各报又接连报导如下有关蒋介石病死的消息：

△〔台北中央社四月六日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今天召开临时会议，会议决议：依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立即由副总统严家淦同志继任总统。

△〔路透社台北四月六日讯〕军方人士今天说，蒋介石昨晚去

世后，国民党中央今天命令它的驻军部队和沿海的港口马祖岛处于特别戒备状态，以对付中共军队可能发动的进攻。

他们说，国民党的飞机和海军舰只每天都在一百英里宽的福摩萨海峡巡逻，以加强警戒。

△〔路透社台北四月六日电〕据信没有政治雄心，七十岁的副总统严家淦将成为傀儡总统，执掌国事的蒋经国行政院长将是政府的最高长官。

又有极为权威的观察家说，蒋介石的突然死去，将意味着统治中国与台湾几十年的蒋家王朝从此走向颓势。蒋家王朝的覆灭将是今后几十年中所不可避免的历史事实。而多年来扶持蒋介石及其政权的贤内助，国民党中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女士，由于数年来与蒋经国之间所有的芥蒂，也势必要产生诸多的磨擦……这位蒋氏的未亡人，在日后没有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之中，究竟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四月五日深夜，雨雾濛濛。

宋美龄坐在台北湖底路 149 号士林官邸，蒋介石在生前所下榻的中正楼二楼一间灯光昏暗的小客厅里，神情凄惶地透过圆形窗口，双目呆滞地俯望着这座平日由重兵防守、戒备森严的宽大宅院。只见前宅后院几乎所有楼宇屋舍里，全部开亮了电灯。平日阒无人迹的楼前天井与那条越过黑森森雪杉树组成的、直接可以通往大门外的柏油路上，不时有急匆匆的人影闪现。蒋介石的侍从室侍从、警卫、医生和护士们正为在午夜之前猝然死去的蒋介石奔忙后事。还有一些受到士林官邸紧急电话通知的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们，也心急若火地急忙赶来。中正楼前那宽阔的广场上，如今已经排满了一辆辆大大小小的轿车、救护车和忙着运送物资的吉普车、卡车。在闪烁着点点灯火的士林官邸里，人声嘈杂，汽车的煞车

声和警卫人员急促的脚步声混杂成一片令宋美龄颇感心烦意乱的巨大声浪。

宋美龄悄悄地用香帕拭去了挂在她那苍白面颊上的一颗清泪。以往堪称华夏标准美人、在宋氏三姊妹中最显得风姿绰约的宋美龄，经过这一夜之间的突兀巨变，她仿佛一下子苍老了很多。白皙的面颊上挂着凄楚的泪痕，弯弯的两条柳眉之下，她那双清丽秀美的大眼睛，汪着一层凄苦的泪水。她那颇有几分广东人特点的高高额头和两只眼睛的四周，只有在此时才可以看得清已经凝聚了许多细密的皱纹。她那小巧而玲珑的鼻翼下，没有涂抹唇膏的小口，此刻因为极度的忧伤而微微地紧抿着。宋美龄变得憔悴而苍老了。

“唉！这都是上帝的旨意呀！大令，你的寿数既到，我是无法将你留下的呀！……”宋美龄拭去已经流淌到唇边的一滴苦涩之泪，望着小客厅墙上那幅去年冬天她向张大千学习画成的《庐山观瀑图》和那轴画两旁蒋介石亲笔题写下的对联发呆。那对联是：“将相本无种，男儿自当强。”蒋介石这副在生病以前所题的对联，使宋美龄很自然地想起蒋介石的病。其实，自从1949年蒋介石在中共军队排山倒海般的打击下，不得不从四川成都乘飞机飞到这片小小的岛屿上以后，虽然曾经为国民党穷途末路，偏居一隅的颓势而焦虑不安，但他的身体一直并无大疾。只是偶而得些感冒，或者胃不舒服而已。这些小病在宋美龄的悉心照料，以及台北荣民总医院专门成立的医疗班子的护理下，很快便痊愈了。所以，蒋介石的身体一直很好。在宋美龄看来，蒋介石至少可以再与她共同生活十几年，或是二十几年的。可是，自从1969年7月间的那次猝不及防的车祸后，丈夫的身体便越来越糟，每况愈下，近两年竟变得骨瘦如柴，每日只能在床榻上安卧不动。后来，虽然能下床，却要借助轮椅代步了。

“唉！都怪那次倒霉的车祸呀！”宋美龄一边不住地用帕子揩拭着那如同断了线般扑簌簌流淌下来的泪珠，一边控制不住自己凄楚愁苦的心绪，任凭记忆的闸门敞开，追溯起致蒋介石于早亡的因由……

那是1969年仲夏7月。处于热带与亚热带气候的台湾，长夏无冬，四季多雨。而这一年的仲夏不知为什么酷热得令人难以忍受。自从蒋介石由大陆逃台以后，蒋介石在台湾这个弹丸小岛之上，每视察一地，便要兴建一座别墅行馆，除他常年居住的台北士林官邸以外，他又在花莲县的鲤鱼潭附近南池、日月潭畔的北岛、角极山下的慈湖、阿里山的博物院、新竹县的狮山佛洞，以及台中、台南、高雄等地，先后大兴土木，建起大小别墅行馆47座之多。而在这些众多的别墅之中，每年盛夏酷暑之时，蒋介石必到位于台北与新竹之间的阳明山官邸来消暑度假。那是因为蒋介石在47座大小行馆中唯独酷爱阳明山别墅。宋美龄知道，蒋介石之所以喜欢并每年必来阳明山度暑，决不仅仅因为阳明山距台北最近，更不是因为阳明山山势奇伟嵯峨，绿荫如盖；而是因为在山间幽谷中所建起的几栋宅院小楼，与当年他在故乡奉化溪口与宋美龄婚后度蜜月时居住的武岭山上的小洋房相仿。因此，蒋介石从大陆逃台以后，便命人将从山城重庆的黄山松厅里运来的那些卧椅、沙发、书橱、衣柜以及宋美龄所钟爱的梳妆台等家俱，一样不差地陈放进阳明山行馆内。为使宋美龄能经常怀念起当年他们结合时所居住的武岭小洋房。他又命人将宋美龄的卧室格局布置得与溪口一样。每年盛夏时，宋美龄都先去征询蒋的意见：“大令，又到消夏的时节了，今年到何处去呢？……”蒋氏总是不假思索地对她会心一笑，说：“自然还去阳明山！那里有你我可以重温的旧梦啊！……”1969年，宋美龄与蒋介石最后一次去别墅行馆消暑时，蒋介石自然也毫不犹豫地与宋美龄选定了阳明山别墅。可惜可叹的却是，这一次宋

美龄陪同蒋介石再登阳明山，那昔日温馨的旧梦非但没有温成，反倒出乎意料地招来了一次飞来的横祸！此次车祸便是蒋介石终于没有熬得过宋美龄而撒手人寰的一个祸根！

一列由侍从室侍卫们组成的长长车队，在下午过后缓缓地驶出那戒备森严的台北士林官邸的大门。这列车队由七、八辆美式军用吉普和五、六辆美国产的新式防弹轿车所组成。蒋介石与宋美龄所乘坐的那辆大型防弹轿车就在这列长长车队的第二位。它的前面是一辆坐满持枪侍卫的中型吉普。在蒋、宋两人的后面，坐有他与她贴身的机要秘书、护士、厨师、琴师、按摩师、女佣人、英语翻译和近一连的武装警卫人员。当这列长长的车队避开繁华的市街，选偏僻的路径出城，并且很快地爬上那条曲曲弯弯，越爬越高的盘山公路时，宋美龄紧张的心绪便渐渐变得怡悦起来。长长的车队已经向阳明山巅疾驶而来。盘山公路两旁的茅樟、铁杉、油桐、相思树及胭脂树、合欢、木兰、槟榔、枇杷等等，宛若一道道天然的屏障。宋美龄隔窗翘望着那层层绿荫后边的嵯峨山峦和阳明山那特有的陡峭石壁，在那时，宋美龄只是盼着尽快来到她所独钟的纳凉消暑的别墅，根本没料到会有什么胆敢不计后果地以车来冲撞蒋介石的座车。

宋美龄坐在后座。她望着坐在司机身边手拄着藤杖的蒋介石，从背影上看他的样子很怡然。于是宋美龄心情舒展地闭上眼睛，仰头小憩。

可是就在宋美龄刚刚闭上双眼的一刹那间，蓦然，从正前方公路的拐弯处，猛然的飞驶出一辆美国产的绿色军用吉普车来！这辆突然飞驶出来的吉普车如脱缰野马，飞速之至。驶在宋美龄与蒋介石这列长长车队最前面的那辆警卫车，立刻向它鸣笛告警，示意那辆不明单位的吉普马上煞车。可是迎面而来的吉普却对蒋、宋两人的警卫车所发出的告警笛声置若罔闻。

“不好！”宋美龄听到蒋介石这一声惊呼，急忙睁开双眼。可是已经晚了！原来驶在最前面的那辆警卫车，见警笛无效，两车几乎马上就要相撞在一处之时，急忙将车煞住。警卫车的这一急刹，后边那辆本来就毫无准备的轿车见状也慌忙紧急刹车。蒋介石和宋美龄所乘坐的那辆高级防弹轿车，恰好被前后拢来的两辆汽车牢牢地夹在中间。这极其猛烈的突然相撞，使得蒋介石失去了自身的控制，他一头朝前狠狠地撞过去，光秃秃的额头登时将轿车的前窗玻璃撞得个粉碎！蒋介石立即口吐鲜血，面部被破碎的玻璃屑刺成了斑斑点点的伤痕。他“哎哟”一声惨叫，当时便昏厥过去。

“大令！大令，你怎么啦？”坐在后座上的宋美龄，当时也被撞得双腿酸疼，她的头刚刚碰撞在前面司机的座位上，巴拿马草帽被撞飞了。虽然她双膝被撞成水肿，腰酸头疼，可是她的神志尚且清醒，不顾一切地扑上前去，拦腰牢牢地抱住坐在前面的蒋介石腰肢，拼命地呼叫他。

侍卫长孔令晟当即决定返回台北，将受了重伤的蒋介石送进荣民总医院进行紧急抢救。经蒋介石的医疗小组组织专家会诊，很快便发现这场发生在阳明山上的意外车祸，不仅撞伤了蒋介石的头部和胸肺部，还撞断了两根肋骨。宋美龄也住进了医院。但是她的伤情并不重，入院三日后便可以下地行走了。而蒋介石却昏迷不醒，两眼紧闭，心脏也出现了异常的心律。

宋美龄当时就要求台湾警方马上通缉搜捕那辆肇事后逃遁的吉普车。蒋介石的侍卫长孔令晟，在车祸发生后即在医院里将此事报告了蒋经国。蒋经国赶到阳明山盘山公路肇事现场时，所有的车辆均已不在了。路面上只留下那沾有蒋介石鲜血的一堆破碎玻璃片。蒋经国当时痛心疾首，欲哭无泪，他深知年事已高的乃父经不起这次意外的致命重创。他对闻讯赶来的台北城防司令、宪兵司令说：“我只要求你们尽快的查到肇事的车辆，也好向我的父亲有个

交待！……”

蒋经国的话在当时的台北是一字千钧。台北宪兵司令部、警方联合指挥部，马上成立了车祸肇事案联合调查组。虽然台北警方经过几个月时间的大力追查，最后终于查到了那辆车号为CE——950001的吉普车，并且查找到了那辆吉普车的主人是一位名叫李连升的师长。但是，经过联合调查组审讯后，李连升所供认的事实却与宋美龄初时怀疑此系有预谋的政治谋害之说，大相径庭。在后来的军事法庭审讯时，李连升承认那一天他是在阳明山空军俱乐部酗酒，因为急于返回台北去与一位“红灯区”的香港妓女幽会，便凭借酒力驾车朝山下飞奔，不料因躲闪不及而与蒋、宋两人的车队迎面相遇。原来是一场极其偶然的事件！尽管李连升并非有意谋害蒋介石，但因宋美龄不肯松口，军事法庭在对少将师长李连升数次审讯之后，仍然依宋美龄的意见，将李连升以伤害最高“领袖”的罪名，被判以重刑。

蒋介石因此意外车祸在荣民总医院里一住两载。1971年春天，蒋介石的病况经过医疗小组的精心医疗，渐渐地有了几分起色。宋美龄阴冷的心境也随着蒋介石的病体好转而略感轻松。宋美龄完全清楚，由于她与蒋氏继承人蒋经国多年来芥蒂颇深，如果有朝一日蒋介石真的撒手尘寰，先她而去，那么对于她来说将意味着什么？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为蒋介石的康复和重返政治舞台而竭尽全力！在蒋介石病情转轻，由荣民总医院回到士林官邸的那一段日子里，宋美龄一改过去对蒋介石不冷不热的态度，而变得格外殷勤。她曾陪着蒋介石去角极山下的慈湖过生日；陪他到日月潭边泛舟；她陪他听京戏和观看美国白雪溜冰表演；她为蒋介石准备非常喜欢吃的奉化家乡菜肴，等等，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

宋美龄本来以为经过这场车祸，已经治愈伤口的蒋介石可以

像以往那样踌躇满志地出现在台北的政治舞台上。可是，她很快便感觉到这样的想法是荒唐而可笑的。因为蒋介石虽然医治好了胸部、头部的创伤，可是他却如一架本来已经很老很糟的机器一般，在猝遭车祸以前，本来还可以勉强地维持着正常的运转。自从被撞以后，已经极为陈旧的各部件，都显现出老化与破损的危状。后来，蒋介石甚至不能到介寿路的“总统府”里上班，甚至连例行的接见“外宾”、在每年一度的“双十节”上当众发表《国庆演说》，也都因他无法支撑起那病弱的身躯，而不得不被取消了。对于蒋介石的健康状况，宋美龄已不存奢望。但是，只要能让他还像过去那样靠美国进口的药品维持他心脏的跳动，就算是一具政治僵尸，对于宋美龄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然而，连这点也做不到了。

宋美龄依稀记得，那一次她亲自伴同蒋介石去了高雄视察。那日天气晴和，万里无云，是台湾绝无仅有的无雨日子。宋美龄与蒋介石在游澄清湖时，泛舟于浩淼的万顷碧波中，颇为惬意。午饭是由高雄地方当局特别为蒋、宋伉俪所准备的清煮大湖蟹。那淡红色的湖蟹煞是诱人。掰开蟹壳，取出鲜嫩淡黄的蟹肉，蒋介石吃得满口弥香，连连叫好。午饭过后不久，蒋介石吵着要大便。平时跟随在他身边的侍从副官翁元，因事没来高雄。便改由另一位名叫钱如标的生活副官代行其职。那一阵子，因为蒋介石一直行走不便，运动较少，肠道的蠕动量骤然减少，便发生了老年人所共有的习惯性便秘。每次便秘，伺候在一旁的副官翁元都能将一枚起润化作用的特制甘油球，准确无误地注入蒋介石的肛门。不久，蒋氏便可以顺利地解下大便。但是这一次来到高雄时，因为副官钱如标并不精熟此道，故而当蒋介石在大便难解时急呼他取来甘油球相助时，钱如标一时慌了手脚。在手忙脚乱之时，钱如标非但没有将那枚甘油球塞入蒋的肛门，反而塞插进他肛门附近的肌肉里。当时蒋介石剧疼难忍，拼命呼救。待随行的医生与宋美龄闻讯慌慌然地赶到时，方

才发现蒋介石的肛门血流不止。嗣后不久，这桩小小的事故居然引来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病。因那肛门附近的肌肉溃烂感染，不时的引发出阵阵不退的高烧。加上大便更加难以排解，蒋介石就越加不敢进食。饮食的锐减与日渐严重的感染高烧，使得在那场车祸中侥幸活下来的蒋介石，变得日甚一日的孱弱无力！至此，宋美龄方才感到蒋介石这部陈旧而老化的机体，是完全经受不得一丝一毫的碰撞或打击了。当蒋氏的特别医疗小组将蒋介石从高雄港空运回台北的荣民总医院，对他的身体进行全面的检查以后，宋美龄从医生那里得知一个令她心惊胆战的消息：蒋介石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患上了可怕的心脏病！……

隔窗传来一串雷声。宋美龄从那遥远的往事追思中悠悠地醒来。她侧过头来，见窗外春雨淅淅沥沥，越下越大。中正楼前的小汽车比午夜刚过时增加了许多，各种超豪华的轿车俨如小甲虫般地汇集拢来。台北宪兵司令部在接到蒋介石死去的消息后，已经奉命紧急调集大批荷枪实弹的宪兵及警察，前来士林官邸担任警戒。一副大厦将倾或者大难临头的紧张状态。

“唉！早就料到他会有一天，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呀！……”宋美龄哀叹着，心里酸楚苦涩。她又堕入回忆之中……

“大令，你今天觉得好些吗？”今天清晨，宋美龄起床洗漱后，还像往常那样走进了蒋介石的卧室。前些时宋美龄与蒋介石一同住在荣民总医院单独为蒋氏夫妇特设的高级病房。在那里，为医治蒋介石的心脏病与前列腺炎，一住便是两、三年光景。尽管荣民总医院有先进的医疗设施与先进的技术力量，但是，宋美龄见蒋介石的疾病始终处于一种不好不坏的状态之中，心里还是没有底，在春节前夕的那几天，宋美龄的心绪颇为焦烦。她实在不想继续住在这令人憋闷且又无聊的医院里；当时只有孔祥熙的女儿孔令伟每天可

以来到她的病室里，与她玩上一阵纸牌，排遣寂寞，其余的人她是无法见到的。如果能够回到士林官邸的话，非但那里宽敞舒适，还能有些人进来陪她闲谈，或是摆开竹林之战，使寂寞中百无聊赖的宋美龄能有一点快乐。所以，尽管有医疗小组的极力反对，特别是医疗小组的召集人王师揆教授，对宋美龄急于让蒋介石回到士林官邸的主张略有微词。宋美龄终究是宋美龄，她说出的话可谓一言九鼎。由于有宋美龄的坚持，王师揆教授不得不做出妥协，同意在圣诞节的前一日，允许蒋介石夫妇离开荣民总医院的高级病房，回到士林官邸过年；并约定在旧历春节一过，还要将蒋介石收回医院。宋美龄当时满口应允，可是春节过后却一拖再拖。王师揆作为由国民党中央会决定成立的蒋氏医疗小组的召集人，自然深知所负使命的重要。他见宋美龄执意不肯履行前约，而蒋介石的心脏病和前列腺炎两症又无好转之迹象，只好临时决定将医疗小组和有关的医疗器械，悉数搬进士林官邸的中正楼。那里便成了一个临时的医院。宋美龄今天清早来到蒋介石床前时，并没有发现他与往日有什么两样。她查看了主治医师王师揆教授在病历卡上所记下的一行字是：

“昨夜，蒋公睡眠安稳，故精神颇佳。血压、脉搏均已正常，只是小便略有不畅，已服用少量利尿剂。清晨时利尿少许……”

宋美龄本想找来王师揆再询问一下详情。后来见蒋经国进来向躺在榻上的蒋介石依惯例请安，又闻听父子俩在谈有关张伯苓百岁冥诞的纪念活动等事，宋美龄因为讨厌蒋经国，便告辞出去，回到她在中正楼后面的那座仿造江西庐山“美庐”所造的小洋楼里去了。

午睡起床后，侍卫副官翁元便来向宋美龄报告，说蒋介石自午后两时起开始烦躁不安，不时地在床上起来又坐下，似乎有些反常。宋美龄唯恐发生什么不测，急急慌慌地赶到前面的中正楼来。

见王师揆和几位女护士正在那里为蒋量测血压。量过血压，又给蒋介石服了安眠剂，不久便安然地入睡了。

“情况有变吗？”宋美龄将王师揆等医生叫到与蒋氏卧房相邻的隔壁，神情紧张地悄声询问。

“夫人！情况是有些不好，不过并未出现太明显的危兆！”王师揆在一贯严厉的宋美龄面前，战兢兢地答道。

“把病历卡拿来，给我看！”宋美龄向王师揆伸出一只手来。王师揆不敢怠慢，急忙向身后的女护士示意。护士忙将厚厚一沓病历捧送上来。宋美龄只见上面写道：

“蒋公自午后二时许，腹部稍有不适。同时小便减少。医疗小组认为，蒋公心脏功能欠佳。因之血液循环不畅，体内可能有积水现象。于是授以少量之利尿剂，此后使蒋公排出 500CC 小便。下午 4 时，小睡片刻。渐趋安稳状态……”

“你们休得见他表面上平稳，就粗心大意的！”宋美龄在那些俯首贴耳、百依百顺的医生护士们面前，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口气说话的。她望了一眼主治医生王师揆，叮嘱说：“近几日他的情况很平稳，反倒不一定是好事。可知‘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的道理吗？王医生，你千万不许离开士林，没有你在这里，我老觉得心里不踏实，可懂？……”

“夫人！我懂我懂。”王师揆有些受宠若惊地连连颌首说：“我怎么能委座这种时候随便地离开呢！……”

宋美龄又将几日来的病历卡反复阅示一遍，便站起身来，告诉王师揆道：“多注意病人的微小变化，心脏监视仪旁边不可以没有人值班的。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通告！”王师揆连声地应诺着，亲自将宋美龄送到楼梯的拐弯处，见她那穿着黑色紧身旗袍的窈窕身姿消失在铺有猩红地毯的楼下前厅时，王师揆方才舒了一口气。

晚饭是在后宅开的。自从由荣民总医院回到士林官邸以后，宋

美龄便已经开始与蒋介石分居分食。分居自然是为了蒋介石治病方便；因为夫妇俩住在一起会使夜班医护来视诊、打针、服药感到不便。而且，宋美龄近年来的生活习性也与几年前不同。她越来越喜欢找人进官邸来打麻将，一玩便上瘾，时常打到夜半更深，有时则要通宵达旦。那样，势必破坏了喜欢早睡早起的蒋介石的生活习惯。尽管是处在这种缠人的病中，蒋介石的生活习惯并无任何改变。他五更时必起来，先是由侍卫搀扶进卫生间洗漱，之后他便拄着一根手杖，蹒跚地踱到他房门外的宽大阳台上，一边依照旧例做些柔软体操，一边面对东方朝曦，哼哼唧唧地唱那支已经由他唱了几万遍的《圣歌》：“圣哉圣哉，天主啊，人间大同！啊，人间大同，天下太平……”而后，蒋便由侍卫扶回榻上，闭目凝神地默诵圣经，有时诵经后再读那部从“西安事变”起便一直带在身上的《荒漠甘泉》。蒋氏对这本由美国高曼夫人所著的基督教圣经，一直珍爱有加。那是因为在1936年张、杨两氏在西安发动兵谏之时，处于极度困境中的蒋介石，竟从该书中发现了某一句暗示他可以转危为安的话。从此蒋便将《荒漠甘泉》视若至宝。在“西安兵谏”后，蒋介石曾经亲笔在此书上批下一行字：“去年下半年饱经艰危，而能坚忍不拔，安然渡过者，实得力于此书不少也！”在蒋介石重病以前，早餐后还由秘书秦孝仪到榻前为他选读台北出的那些《中央日报》、《联合报》、《中国时报》等报上的重要新闻及有关机密要件。自1969年病卧床榻以后，这种读报的习惯改了，只读国民党中常会印发的秘件。可是蒋介石却永远改不了诵读《圣经》的习惯。宋美龄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而分居，是理所当然的。而她后来居然连进餐也与蒋氏分开。初时曾引来国民党上层要人的种种猜疑，以为士林官邸的女主人另有什么企图。可是在官邸里的侍从女佣们却对此丝毫不以为怪，因为只有她们清楚，早在重庆和南京的时候，蒋、宋两人的饮食习惯也大不相同。蒋介石喜欢吃浙江奉化饭菜，而宋